

精美译文·经典常读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人文经典精装书架



蒲宁 回忆录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俄]蒲宁 著

陈倩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蒲宁回忆录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俄]蒲宁 著

陈倩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蒲宁回忆录 / (俄罗斯) 蒲宁著; 陈倩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8
(人文经典精装书架)
ISBN 978-7-5594-0717-7

I. ①蒲… II. ①蒲… ②陈… III. ①俄罗斯文学—
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0878 号

书 名 蒲宁回忆录

著 者 (俄罗斯) 蒲宁

译 者 陈 倩

责任编辑 聂 斌 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717-7

定 价 4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精美译文·经典常读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人 文 经 典 精 装 书 架



目 录

- 自传札记 \ 1
- 拉赫玛尼诺夫 \ 53
- 列宾 \ 55
- 杰罗姆·杰罗姆 \ 57
- 托尔斯泰 \ 59
- 契诃夫 \ 72
- 夏里亚宾 \ 95
- 高尔基 \ 108
- 殿下 \ 119
- 库普林 \ 129
- 谢苗诺夫家族和蒲宁家族 \ 146
- 埃尔杰利 \ 157
- 沃洛申 \ 169
- 第三位托尔斯泰 \ 187
- 马雅可夫斯基 \ 222
- 诺贝尔奖日 \ 233
- 忆普希金 \ 244
- 关于普希金的演讲 \ 256
- 蒲宁日记节选 \ 258

自传札记

早在十五年前，我就已经出版了和自己写作生涯相关的一部分自传札记，将之收录在那部由柏林的彼得罗波利斯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

现在我将对其进行一番补充。（文中的着重号全部是我加上去的。当我从用新正字法出版的诗歌和散文小说中做摘引时，我还是把它们都改成了旧正字法。）

我的写作生涯的开端颇为怪异。还需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回到一切的起点——那个位于奥尔洛夫省的乡间庄园。那时我还是个年仅八岁的孩子，某日偶然间看到一本插图小书，书中的内容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于是我便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不安的创作欲望——想要立刻着手写一些诗歌或者童话之类的东西。书中画着荒凉的群山，白色的底布上画着瀑布，还有一个敦实矮胖的庄稼汉，这是一个长着张农妇脸且甲状腺肿大的矮个子男人，也就是患了我们常说的粗脖子病。他手持长棍站在瀑布下，

戴着一顶类似女式的小帽子，帽沿处还插着一根羽毛。插画下面写有一行题字，最后一个词语（所幸当时我并不认得它）让我大感诧异：“在山上与克汀病患者会面。”克汀病^①患者！如果不是这个不同寻常的词语，那么这个粗脖子的、有着一张农妇面容、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类似女式帽子的矮个子男子，大概只会让我心生厌恶而已了。那么，克汀病患者呢？在这个词语里，我仿佛能感受到某种可怕的、难以揣摩的，甚至是带有魔力的东西！于是顷刻之间，创作诗歌的激情向我席卷而来，让我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然而，那一天我却一无所获，无论怎么绞尽脑汁，还是连一行诗都写不出来。即便如此，难道那一天就不算是我写作生涯的开端吗？

无论如何，偶然间在那天看到这幅画，完全可以将之视作我人生中的某种预兆。因为在之后的人生旅程中，我也曾多次不得不和克汀病患者接触，虽然这些人并没有粗脖子，但外表依旧相当惹人生厌。其中的某些人也全然没有任何魔力，反而还表现得十分怪异。当克汀病的某种症状和他们自身的某种巨大才能以及执着性结合在一起，并和某种历史力量结合在一起时，这种怪异感就会变得尤为强烈——众所周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内都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又怎么样！总之，我已然注定要过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而我甚至还是这些克汀病患者的同时代人，他们的名字将会在世界史册上千古流传——他们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摧毁所有帝国的元凶，是

^① 克汀病一般发生于甲状腺肿流行的地区，是由于胚胎期缺乏碘而引起的呆小症，也被称为地方性呆小症。

残害数百万生命的刽子手。

我出生在沃罗涅日州，并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之后又在那留宿过一晚，可惜那次我并没有看清它的全貌，因此沃罗涅日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受沃罗涅日大学生同乡会之邀，出席一个为该会募捐而举办的慈善晚宴，并进行演讲。那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天空昏暗，风雪肆虐。抵达车站时人们便以香槟相迎，在晚宴上我又享用了不少美食，天亮之前被送往火车站，前去搭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当时我早已烂醉如泥。而在沃罗涅日居住的那三年，我还只是个婴儿。

后来，父母将我从沃罗涅日带到了位于奥尔洛夫的庄园。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有了记忆。

这些年来，声名狼藉的贵族阶层已然走向“衰落”——如今已被人们遗忘的捷尔皮科耶夫·阿塔瓦曾以《衰落》为书名写过一部小说。紧随其步伐而来的就是我了，人们把我称作是讴歌不断毁灭的贵族之家的最后一名歌唱家；之后，契诃夫歌颂了“樱桃园”的那种毁灭性之美。事实上，契诃夫对贵族地主、贵族庄园以及贵族花园知之甚少，然而几乎所有人依旧被他笔下的“樱桃园”的虚构之美迷惑着。契诃夫为世人贡献了大量的传世佳作，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能被冠以“最卓越的俄罗斯作家”这个称号。但是我不喜欢他的戏剧，甚至还为它感到尴尬。那个著名的万尼亚舅舅，那个总是牛头不对马嘴地嘀咕着植林重要性的阿斯特罗夫医生，那个似乎是出身于贵族之家的可怕的加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为了表现人物的贵族派头，总是不停地、无比做作地、令人厌恶地用细棉布手绢擦洗自己的指甲），更不用

说那个直接沿用果戈里人物姓氏的地主西米奥诺夫·皮希克，只要一想到这些人物我就会感到极其不自在。我本人就是在这种“衰落了”的贵族之家中长大的。那是一个偏僻的、位于草原地带的庄园，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只是里面并没有种上樱桃树。当然了，俄罗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曾出现过种满樱桃树的花园，这和契诃夫的愿望恰恰相反：地主们的花园里只有一部分会是樱桃树，有时也会大面积地种植樱桃树，但无论如何，都没有一个花园的樱桃树（此处又和契诃夫的意愿背道而驰）会恰巧长在老爷宅院的旁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无法在这些樱桃树身上发现任何与美有关的东西，它们长得没有任何美感；众所周知，樱桃树的枝干粗糙弯曲，树叶很小，花朵即便在盛开之时也是很小的（全然不像艺术剧院中老爷宅院窗户下面长的那些樱桃树那般花团锦簇）。还未等旧房主搬出去，罗巴辛就迫不及待地地下令砍掉这些尚且有利可图的树木，这种愚蠢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罗巴辛之所以必须如此匆忙地把树砍掉，显然只是因为契诃夫想让艺术剧院的观众们能有机会亲耳听一听斧子砍树的声音，亲眼看一看贵族生活的覆灭。费尔斯在落幕时说：“全都把我忘了……”费尔斯这个人物塑造得十分真实，其原因仅仅在于——这种贵族老爷的老仆人的形象早在契诃夫之前就已出现过上百次了。而其余的东西，容我重申一遍，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加耶夫，一如契诃夫其他剧本中的某些人物，总会在谈话中跟人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就好像他在打台球一样：“打黄球进中兜……击边进球，打入角兜……”郎涅夫斯卡雅太太似乎是位女地主，又似乎是位来自巴黎的女郎，总是时不时地歇斯底里地又哭又笑：“多么美丽的院子啊！一簇簇洁白无瑕的花朵，一碧如洗的天空！幼儿园！”

我那可爱的、美丽的房间！（哭泣）我亲爱的小橱柜啊！（亲吻橱柜）我的这张小桌子啊！哦，我的童年，我那纯洁的童年！（愉快地笑了起来）都是白的，满院子都是白的！”接下去的情节与《万尼亚舅舅》如出一辙。安尼雅歇斯底里地喊道：“妈妈！妈妈，你哭了？妈妈，我亲爱的、善良的好妈妈，我爱你……我祝福你！樱桃园卖了，但是，用不着哭泣啊，妈妈！我们再去建造一座新的花园，它会比这座花园更加美丽。而那种欢乐，那种宁静而又深沉的欢乐会充盈你的心扉，如同那黄昏时分的夕阳。你会露出笑容来的，妈妈。”与之并存的还有大学生特罗费莫夫，此人颇具几分“海燕”的风骨。“前进啊！”他喊道，“我们要奋不顾身地走向那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它闪耀在遥远的天际！前进！朋友们，不要停下你的步伐！”

郎涅夫斯卡雅、尼娜·扎列奇纳亚……还有其余的众人，他们的姓名不禁让人联想到外省的演员。

然而在我的青年时代，新一代的作家几乎全都是一些大肆讲着荒谬之言的城里人。其中一位知名作家（他仍健在，但我不想提他的名字）在自己的诗歌中写道，他边走边“挑选稷米穗”，然而那时的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植物；众所周知，当时只有黍，其颗粒是稷米，而它的穗（更确切地说是穗状花序）长得如此之矮，想要在行走的过程中就用手挑选它们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另一位诗人（巴尔蒙特）则把激情比作是鹞（“激情褪去了，仿佛鹞鹰一去不复返”）。但鹞是一种猫头鹰科的夜鸟，有着灰白色的羽毛，飞行时神秘而又安详，缓慢且无声。他为车前草的盛开而感到欣喜万分（“车前草花盛开了！”），尽管那些长在田间小道上的有着

小小绿叶子的车前草是从不开花的。而贵族庄园以及这些庄园的主人在古米廖夫的笔下则显得糟糕透顶。其笔下的庄园是这样子的——

二层楼房歪歪斜斜，

既是仓房，又是牲畜棚。

而地主就更显得奇怪了，他们竟会“为了崭新的紧腰细褶的长外衣而感到骄傲”。在独断专横方面，在“治家格言”方面，他们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个守旧的季特·季特奇：在他们面前，女儿们似乎不敢说任何一句反驳之言，还要被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嫁给让人生厌的人，因此她们想要“变为美人鱼”，也就是说，跑到某条江河或者池塘边投水自尽。不久之前，一位著名的苏联诗人^①写了一首描写猎人的诗，这个猎人“沿着草地”走进森林，“在猎袋里”随身放着一只金色的“狐狸”——如果袋子里装的是一条狗，那倒是合乎情理的事。

顺便说一句，为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将自己的剧院命名为“艺术剧院”？似乎是为了区别于其他剧院？难道艺术性不是每一个剧院、每一种艺术形式所必须具备的特性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难道任何一个剧院的任何一名演员都不想成为艺术家吗？难道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剧院里这样的艺术家还少吗？

然而，如今艺术剧院却被称为高尔基艺术剧院。但是该剧院之所以闻名遐迩主要还是沾了契诃夫的光，要知道，直至今日这个剧院的舞台上依旧上演着契诃夫的《海鸥》。可是，你看吧，它

① 这里指的是德米特里·鲍里索维奇·克德林(1907—1945)：俄苏诗人。

却被勒令以高尔基的名字来命名——被冠以那部粗俗的、彻头彻尾虚伪的小说《底层》的作者的名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洛维奇顺从地接受了这一指令，尽管涅米洛维奇曾当众郑重地、以全俄罗斯人民都能听得到的声音对契诃夫说：“安东，这是你的剧院。”克林姆林宫多么会吓唬人啊！看，我这儿有一本1947年出版的书——《同时代人记忆中的契诃夫》，其中有玛·巴·契诃娃^①写的回忆录，在此从中摘录几句话：“科学界、艺术界、文学界和政治界人士围绕在安东·契诃夫周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列·尼·托尔斯泰、符·柯罗连科、库普林、列维坦常到这里来……”契诃夫去世之前的那几年，我还去雅尔塔拜访过他，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他家做客，有时还会在那儿住上整整一个礼拜。我和玛·巴·契诃娃曾像亲兄弟姐妹那般亲密无间，而如今年迈的她甚至都不敢提及我的名字，只能胆怯地用全称写道：“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她在回忆录中卑躬屈节地写道：“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于1936年写信给我，在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表达了全苏联知识界的意愿：‘安·巴·契诃夫的故居能让人们想起这位颇具声望的大作家，应该让大众都能得到参观其故居的机会。契诃夫的仰慕者维·莫洛托夫。’多么睿智且充满厚意的话语啊！”

“高尔基艺术剧院”事件——这又算得上什么！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俄罗斯（现已改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人民温顺地接受了俄罗斯历史上最厚颜无耻、最愚不可及的屈辱

① 玛·巴·契诃娃(1863—1957)：契诃夫的妹妹，契诃夫博物馆的馆长。

事件：伟大的彼得大帝的城市^①给了列宁，古老的下诺夫哥罗德变成了高尔基市^②，特维尔公国的首都特维尔^③被更名为加里宁（变成了某个无关紧要的印刷厂排字工人加里宁^④的城市），而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则被更名为加里宁格勒。俄罗斯所有的侨民在更名这件事上也表现得十分冷漠，并不认为它存在任何意义。又比如，某个卷发的酒鬼写了一首扣人心弦的录事式抒情诗——《在手风琴的伴奏下》，而侨民们却为此痴迷不已。勃洛克曾十分中肯地对此进行过评价：“叶赛宁在庸俗下流以及亵渎神明方面具备才能。”他曾承诺把基捷日^⑤的俄罗斯更名为“伊诺尼亚^⑥”，他砸碎了手风琴，引吭高歌：

我憎恨基捷日散发的气息！

我许诺你们一个伊诺尼亚！

我要拔掉上帝老儿的胡子！

我他妈的还向上帝做祷告！

我并非只是个糊涂虫，

尽管有时会烂醉如泥，

然而我的眼中仍闪烁

① 这里指的是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始建于1703年，1712年彼得大帝迁都至此，1914年改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改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恢复圣彼得堡旧名。

② 高尔基市，1932年前被称作“下诺夫哥罗德”，1990年复称“下诺夫哥罗德”。

③ 特维尔，俄罗斯特维尔州首府，于1135年始建于季马卡河的河口。1931年为纪念苏联领袖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改名为加里宁。1990年，州名、市名恢复旧称。

④ 加里宁既是俄罗斯城市的名字，也可以用作姓氏。

⑤ 传说基捷日是拔都入侵俄罗斯时隐没在水底的一座城市。

⑥ “伊诺尼亚”即农民的天国、乐土。

那种幡然醒悟的光芒，
我看透万物，我无所不晓，
新纪元于你们而言非同小可，
而列宁的名字，
如同一道劲风，
呼啸在每一角落！

俄国侨民为何依旧宽恕他？因他是个骁勇的俄罗斯人，因他假装嚎啕大哭，因他为自己凄苦的命运而痛哭不止（尽管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为哪一个从敖德萨港口到萨哈林岛来的“小男孩”不是怀着最大程度的自我欣赏为自己的命运而哭泣的呢？）

我谋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谋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让自己的妹妹失去童贞……

俄国侨民宽恕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是个“天生有才之人”——虽然这类“天才”在俄罗斯数不胜数。正如唐·阿米纳多^①曾经写的那样：

这些天生有才者让人们心生厌恶
远离木犁，远离土地，远离农务，
斜领衬衣和伏特加就能让他满足，
还有几首拙诗和那宿醉后的头痛！
要成为一名诗人
其实要求并不多；

^① 唐·阿米纳多(1888—1957)：唐·阿米纳多为其笔名，真名是阿米纳特·彼得罗维奇·什波良斯基，诗人、幽默作家、讽刺作家。

向上帝用力投掷重物，
投其所好，
胡乱地扔些文字，
甩动一下淡褐色的卷发，
因柔情而泪流满面……

叶赛宁初登诗坛的那些事迹众人皆知，其同时代的诗人格·维·阿达莫维奇对叶赛宁了如指掌，他的评价最为中肯：“叶赛宁于一战期间登上彼得堡的文学舞台，彼时的文学界人士还带着一丝嘲弄之意惊讶地看着这位文坛新人。他脚踏毡靴，身穿浅蓝色丝质衬衣，腰系腰带，黄色的头发剪成童花头，低眉垂目，总是谦逊地轻声说：‘我们哪能呢，就是乡下佬罢了！’而这面具之后隐藏着的却是癫狂的名利主义、无法满足的自尊心以及时刻准备付诸实际的鲁莽行径。索洛古勃对他的评价实在不适合刊登出来，库兹明提到他时直皱眉头，古米廖夫会耸耸肩膀，而吉皮乌斯则会透过单目眼镜朝他的毡靴看去，问道：‘您穿的是什么鞋罩啊？’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叶赛宁离开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很快便声名远扬，还加入了‘意象派’。后来又传出了关于他的种种丑闻和闹剧，‘上帝，生头小牛犊吧’，他狂妄自大，行为夸张，带着伊莎朵拉·邓肯周游欧洲和美国，还对她进行疯狂的毒打。回到俄罗斯后，又步入新的婚姻殿堂，上演一出出新的闹剧，酗酒——还有自杀……”

叶赛宁对自己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讲述了应当如何获得社会地位——他在这方面完全称得上是自己的友人马利恩戈弗的导师。但马利恩戈弗耍手段的本领更胜叶赛宁，是个十足的恶棍。

某日，他写了几行关于圣母的诗句，实在无法想象得出还有比这更丑恶的东西了。在卑鄙无耻方面，也唯有沃巴别尔写的圣母能与之相提并论。叶赛宁依旧教导了马利恩戈弗：

“托利亚，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从事最细致的政治工作，别再犹犹豫豫，不应该再踏足文学界了。你瞧——别雷的头发都白了，也谢顶了，可在厨娘面前走起路来依旧热情洋溢。装疯卖傻也没关系。我们这儿的人都非常喜欢小傻瓜。你知道我是如何踏入诗坛的吗？穿着紧腰细褶的长外衣，像毛巾一样的绣花衬衣，还有像手风琴一样的皮靴筒。人们都手持单目眼镜看着我——‘啊哈，多么与众不同啊，啊哈，多么特立独行啊！’——而我就会像个姑娘似的脸红起来，出于羞涩而不敢看别人一眼……后来人们把我领进沙龙，我为那些人演唱下流的民谣，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兴致高昂地唱着……当时的克留耶夫也是如此，他假扮成油漆匠，从后门溜进戈罗杰茨基的家中，问道：有什么东西需要上漆吗？让我给厨娘朗诵诗歌吧。厨娘听后立刻去找主人，主人就邀请油漆匠诗人到房间里去，而诗人却在那儿拼命干着活儿：我们哪能去房间啊，会把主人的沙发椅弄脏的，也会在打过蜡的地板上留下脏脚印……主人请他坐下，克留耶夫又扭扭捏捏，犹豫不决起来：不，不，我们就站一会儿吧……”

叶赛宁曾经的朋友罗吉昂·别廖佐夫的一段回忆也颇为有趣，这段回忆录被刊登在纽约的《新俄罗斯言论报》上。别廖佐夫用十分感人的句子写道：

“你还记得吗，谢廖沙，”叶赛宁的同龄人，一个同村的青年（叶赛宁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有时也回家乡去）问道，“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一起拉网捕鱼，那里的金鲫鱼可多了！还记得那天

晚上烤的马铃薯吗？”

叶赛宁回答道：

“全都记得，老兄。我已经记不清在纽约为我举办的那些宴会了，但是我们家乡的事，我依旧历历在目……”

但是根据别廖佐夫的说法，叶赛宁只穿绸子面料的衬衣，领带和皮鞋也只选最时髦的款式穿。在众人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歌时，也总是摆出一副“完全是自己人”的姿态，晃着满头卷发的脑袋，在诗歌结尾处还要轻呼一声。当然，也并非无缘无故地去揭露他的本性——揭露他是个好惹事之人，是个无赖，是“骁勇的罗斯”：

蓝色的火焰升腾起来，

远方的故乡早已忘怀，

生平第一次歌唱爱情，

生平第一次摒弃胡闹。

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这是一首骗子写的抒情诗，这个骗子是否已经把这种无耻行为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变成了永恒的吹嘘，一如其品质呢？

蔚蓝的五月，和煦的红霞，

篱笆的铃铛不再叮叮作响，

苦艾散发出黏糊糊的气味，

稠李酣睡着，白斗篷披身……

五月的花园里，哪来苦艾呢？众所周知，艾草的气味又干又辣，全然不是什么黏糊糊的味道；如果真是如此，那它的气味就不可能“散发”出来了。

接下来，就全然不顾那酣睡着的稠李了——